

止一小鉢，晨晝之食唯三白，如是獨居二十年，閉門宴坐，世不可親，毗尼條章輕重等護，使用之物，細至於履屐，悉有潔觸，寂寥自得，專以安養爲所期，一夕夢池中生大蓮華，天樂四列，師曰：此吾淨土相也。後七日果逝，行業等記。

昔有一尊宿，以道學爲宗教，所重晚年被旨住山，雅爲聖君賞遇，臨終上震悼，詔令宣葬，侍臣奏曰：此僧衣鉢太富，見認有司，上不悅，眷禮遂衰，少雲曰：惜哉！世利能蔽名喪德，今豐儲厚斂者，烏可不戒？少雲雜編。

古德浴室示衆偈曰：從本腥臊假合成，皮毛津膩逐時生，直饒傾海終朝洗，洗到驢年不解清，身惹塵埃沾尚淺，心隨欲境染尤深，堪憐舉世忘源者，只洗皮膚不洗心，滿斛盛湯大杓澆，檀那更望利相饒，後生若不知來處，福似須彌立見銷，湖心石刻。

分庵主爲道猛烈，無食息暇，一日倚石闌看狗子話，雨來不覺，良久衣濕，知是雨，爾後因行江干，聞階司喝侍郎來，忽然大悟，偈云：幾年箇事挂臂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從是不規所寓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偈語走筆而成，自題像曰：面目兜搜，語言薄惡，癡癡酣酣，磊磊落落，罵風罵雨，當慈悲，是聖是凡，難摸索，每日橋頭橋尾等箇人，世無王良伯樂，一生空過却驢山。

靈源清禪師，南州武寧人，風神瑩徹，好學不倦，黃太史曰：清兄好學，若飢渴者之嗜飲食，依晦堂晝夜參決，至忘寢饋，一日晦堂與客語話次，清侍立，客去久之，清只在舊處立，堂呼之曰：清兄死了也，於是有省，清與佛鑑書曰：某兩處住持，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有一句言及世諦，其

叮嚀委囑，在忘軀弘示此道而已，到黃龍得書云：今年諸莊皆旱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一夏百餘人入室，舉箇趙州狗子話，無一人透得，此爲可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辨，怕官人嫌責，慮聲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相遠矣，汀江筆語等。

佛燈珣禪師，雪川人，久依佛鑑和尚，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俄歎曰：此生若不徹證，誓不展被，於是四十九日，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相似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即頓悟，往見佛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者風顛漢拾得，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勸過始得，悟令人召至，因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狼忙應曰：潭深魚聚，又問：見後如何，樹高招風，又問：見與未見時如何，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丹峰語錄等。

秀州暹禪師，方五歲，秀氣藹然，母異之，令往資聖出家，徧歷禪會，乃還，而秀郡未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闕，師乃一更其院，如十方禪規，主之時，吳中僧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師慨然嘗以書求理於官，得正其事，師語明教嵩曰：吾不能以道大慧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明教曰：不必謙也，宗門道妙罕至，十二頭陀出世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師皆得而行之，又何愧乎？影堂記。

圓照本禪師，常州人，天質粹美，不事緣飾，依天衣懷和尚，弊衣垢面，探井曰：典炊爨，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精勤苦到，略不少怠，或謂之曰：頭陀荷衆良勞，本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決欲此生身證，敢言勞乎，瑞光虛席，命師主之，既至，擊鼓集衆，鼓忽墮地，圓轉震響，有僧呼之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從是法席大盛，後以諸刹爭迎之，晚主淨慈，與



靈芝照律師友善，照授師法衣，師終身陞坐，必爲衣之。東都曦法師，定中見淨土蓮華大書金字云：杭州永明寺比丘宗本坐，曦異其事，特往瞻禮而問曰：師是別傳之宗，何得淨土有位邪？曰：雖在禪門，常以淨土兼修爾。行業等記。

仰山圓禪師，盱江人，稟戒後爲道勇決，聞妙喜居梅陽，往依之，服勤炊爨，精苦自勵，妙喜見其器識精敏，嘗異之，因小參，聞舉修山主，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忽然有契，後主禱之祥符，遷袁之仰山，視事閱七日，講禪門告香之禮，首座領衆羅拜，咨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慈悲，開示因緣。圓徐曰：若欲究明生死事，直須於行住坐臥處觀看，生從何來，死從何處，畢竟生死作何面目，良久不起，于坐泊然蟬蛻。行狀。

大慧曰：近代主法者，莫若真如菡，善輔叢林者，莫若楊岐會，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己情容，自南源終于興化三十年，總柄綱律，盡慈明一世而後已，真如者始自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法忘軀，不啻飢渴造次顛沛，無遠色無疾言，一室翛然，安靜自怡，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鮮克有成，器者，嗟于二老，實千載後昆之美範也。與西善書。

石臆恭禪師，道行孤峻，才力有餘，久依天童宏智禪師，細大職務靡不歷試，一日歸省母，母曰：汝行脚本爲了死生度父母，而長爲人主事，苟不明因果，將累我於地下，恭曰：某於常住毫髮不欺，雖一炬之燈，亦分彼此之用，無足慮我，母曰：然過水得不脚濕，怡雲錄。

秦華可夷也，飲食可無也，而孝不可忘也，故大孝同天地，竝日月而健行不息，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名爲戒，則孝可忘乎？吾儕祝髮預三寶數者，無問貧富貴賤，唯尚以道，唯尚以孝，間有父母無親屬供億者，佛許減衣鉢一分以奉之，若不躬父母之養者，非吾釋之子也。叢林公論。牧庵朋法師，婆之金華人，見車溪卿公發明大事，累尸大剎，學徒奔萃，惟恐其後，師臨講不預，看讀疏文，俾侍者簽出，起止以樂說辯流瀉不竭，嘗謂衆曰：自領徒已來，七番講摩訶止觀，於正修中，未嘗舉口道著一字，又曰：我於大部中，欲作箇小難，如片紙大亦作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晚主明之延慶，一日登坐講調御丈夫次，忽數士夫至聽師舉唱，師曰：若在儒教論丈夫事，如忠臣不畏死，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成億代之顯名，乃至不爲名利聲色所惑，溺者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以一心三觀爲舟航，六時五悔爲檣棹，降伏諸魔，制諸外道，是名大丈夫爾。士夫嘆美而去。行業。

無畏久法師，餘姚人，依慧覺壁公得旨，後徧歷禪會，嘗入徑山佛日之室，佛日夜坐，必召師至，命說天台旨趣及楞嚴大意，深遇之，出世清修，學者雲集，師患後生單寮，縱恣闔屋爲衆堂，淨几明牕，蒲褥禪板，洒然有古叢社之風，講次見學者膠文相鼓，異說歎曰：天台之道由四明而興，亦由四明而廢，非聖人復生，孰能扶持哉？識者謂師知言，師天資慧利，辯說如流，舉止委蛇，與物無忤，終身與之游處者，未嘗見有喜愠之色，日課七經，夜則宴坐，率以爲常，創無畏庵歸老焉。塔銘。

紹興癸亥冬，大慧禪師蒙恩北還，時育王虛席，宏智和尚舉大慧主之，宏智前知其來，多衆必



匱食智預告知事曰汝急爲我多辦歲計應香積合用者悉倍置之知事如所誠明年大慧果至衆盈萬餘指未幾香積告匱衆皆皇皇大慧莫能錯宏智遂以所積之物盡發助之由是一衆咸受其濟慧詣謝曰非古佛安能有此力量慧一日執智手曰吾二人偕老矣爾唱我和我唱爾和一旦有先溘然者則存者爲主其事越歲宏智告寂大慧竟爲主喪不逾盟也雪隱雜記

圓覺慧法師解行兼備學者宗之東掖虛席能文二師然指請師主之慈至法席鼎盛盛暑講罷歸方丈偃息而文適至謂師曰東掖道場世世皆有道者主之講罷不在懺室即在禪堂未有偃臥自恣者也慈聞曰敢不敬命自後祁寒溽暑殊不少怠草庵錄

南岳讓和尚參六祖有般若多羅識云汝一枝佛法從汝邊去向後出一馬駒踢殺天下人在即馬祖是也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世人謂之觀音應化凡住持皆王臣供給有院主二十年管執常住不置文曆一日有司磨勘囚禁在獄乃自惟曰我此和尚不知是凡是聖二十年佐助伊今日得此苦毒之報馬祖於寺中覺知令侍者裝香端然入定院主於獄中忽爾心開二十年用過錢物一時記得令書司口授筆寫計算無遺通明集

雪堂行和尚云高庵爲人端勁動靜有法處已雖儉與人甚豐聞人有疾如出諸己至於蒼頭厮役躬往候問聽其所須及死不問囊篋有無盡禮津送其深慈愛物真末世之良軌怡雲錄黃太史與胡少汲書曰公學道頗得力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喜怒哀憂患無處安脚疾既無根枝葉無能爲害投子聰海會演皆道行高重不愧古人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增長知見何益於己事梅溪集

簡堂機禪師台之仙居楊氏子風姿挺異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元禪師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落吾事邪而念道不減在衆之日晝夜參究殊不少廢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破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師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坐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大同拾遺

隱山與靈空書曰沙門高尚大聖慈蔭之力後世紛紛者自卑賤之三三兩兩出沒於泉石間其氣象與天台巖洞無異頻頻偃僕王公之前得不爲識者掩口年來糞火煨芋不起謝恩之風固不復見覓一人如政黃牛志庵主大似掘地覓天

紹興十三年左修職郎詹叔義上財賦表乞住賣度牒朝廷依至三十二年侍郎吳子才上表陳請仍許頒賣尋被論以爲佞佛邀福罷歸巖谷宴坐一榻味經禪以自飮弄雲泉以自娛仍製一棺夜則偃臥其中才至分夜令二三童子擊棺而呼曰吳子才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吳聞即起禪誦如是精進者數年及終命家人曰汝聞乎家人曰不聞吳曰汝當斂念而聽悉聞空中隱然有天樂之音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予則行矣言訖而逝雪隱記

寂室光禪師住靈隱日兄往訪之茶湯而退兄意不悅知事延至庫堂備食待之光聞曰無故受食他日累我在令兄填還而去汀江筆語



長靈卓禪師命無示立僧法席嚴肅不事堂廚唯安禪以當佳供夜參以當藥石其間褫子有不任者無示告卓曰人以食爲先若是則衆將安乎卓愠之曰表率安可爲此無示云某不爭堂廚教誰爭邪慈航小參。

孝宗賜佛照禪師手詔曰禪師所奏菩薩十地乃是修行漸次從凡入聖夫復何疑方知腳踏實處十二時中曾無間斷以至圓熟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作止任滅脫此禪病當如禪師之言常揮劔刃卓起脊梁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此兢兢業業未嘗敢忽今俗人乃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茲事至大豈在筆下可窮聊叙所得爾。

慈航朴禪師福州人生于世家忽厭浮幻脫身從釋師納戒時身心輕安如在空際戒師曰子真得上品妙戒矣由是終身持戒嚴甚主天童二十年未有一日輒背衆食雖病不違奉己甚約待衆至豐有小師知庫畢歸拜師曰某竭力營轉增一倍贏不敢自與納之常住師怒曰汝所贏者從巧取不義得之常住物乃淨財也豈容汝不義物乎終不納其僧逐之師凡童行剃染令入沙彌寮習登壇受戒儀軌及誦遺教經方令受具戒受具畢入新戒寮受持三衣一鉢夜則展坐具披五條而睡復請一精誦戒經者與之教授誦至通利方許參堂越二三夏山門方督掌務願遊方者師必欣然動于眉睫贈道具促其行嘗誡其徒曰古者爲僧朝廷以試經得度故發心從釋者皆英特上行誓求佛果之士也今時佛法淡薄名存實忘多資者服方袍資不贍者裨販爲利貪僞提出無所不至一朝得預縹緲自謂畢生了辦更不克己進修便乃撥無因果虛喪光陰徒消信施皆由不知出家正因不明佛法罪淨不解三乘十二分教不達

一切諸法本空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諂奉貴權干求應世且無爲法身心一味貪嗔造過如斯之徒入我法內傷敗壞亂爲害滋多佛言譬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非外道天魔能破汝既正因出家正因爲僧須當遠離魔道遵持佛戒若是達道人總不消恁麼奈汝積劫至今心識昏倒爲僧之初不以三衣一鉢種種禁戒制御其心安可入道譬如象馬懶慢不調加諸楚毒方乃調伏若不如是異時三塗苦重悔將無及我在無示會中凡遇五夜必參誠行者我須往聽聞他苦口爲人不覺涕淚俱下凡登無示之門聽其舉揚觀其行事雖老於叢林者亦皆汗下心死蓋者老和尚生平真實行說俱到四十餘年不食非時不畜衣鉢至於持己細行悉徇律制以故所至住山不動聲氣自然法席雍肅諸方目曰鐵面汝爲釋子當抗志慕古依言立行毋墮庸俗無示嘗曰我爲主法者若不方便教汝攝心爲道汝他日無知造罪老僧未免同汝受苦今不可使汝無聞聞而不行非我之咎不見良禪師靖州人楊岐會下尊宿有小師犯戒律臨終入惡道其母夢其子銜恨於師曰皆父師不能導我爲善致受是苦其母以是夢告於良良未之信龍圖徐禧德占是時爲布衣嘗參扣於良德占俄夢入一官府兵吏斧鉞森列左右熟視之乃良禪師坐於庭下鬼卒以杵撞其背號叫震裂復見其小師枷鎖桎械踣踞其側德占問守閽吏曰二僧何罪吏曰老者乃少之師以其師平時不能訓導縱令破戒故師之罪特重爾此猶生報後七日與子同墜無間斯爲大苦德占夢覺遂詢良之所以乃云數日來背痛如擊撞藥不可療七日果卒德占嘗擘窠大書于分寧諸刹之壁紹熙間光孝超禪師榜于天童行堂壁。



法智尊者，學行高妙，凡所著作，莫不立宗旨，闢邪說，開煥人心，到真實地，指要書成，雪竇顯禪師，持出山齋，齋爲慶，仍有茶榜，具美其事，則知在昔禪教一體，氣味相尚，至有如此，與今暗禪奪教者，非同日語也。草庵錄

黃龍心禪師，南雄人，爲儒生，有聲，年十九日，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遊方謁南禪師，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辭往雲峯會，峯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見二師，歸禮南公，方展坐具，南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踴躍自喜，卽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南曰：若不令汝，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則埋沒汝也，會南入滅，道俗請師繼踵，四方歸仰，不減南公時，然師雅尙真率，不樂從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未幾，謝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彭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而王目尊禮爲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直遣伍伯追呼，此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斯言反命，師直復致書曰：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師與四方公卿意合千里應之，不合雖數舍不往，師以內外書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己自觀，悟則同歸，歸則無教，諸方嘗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成密語，故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衆矣，庭堅宿承記，蒞堪任大法，道眼未圓，來瞻牢塔，實深安仰之嘆，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塔銘

宏智覺禪師，隰州人，未遊方時，預夢天童之境，嘗紀之曰：松徑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

建炎間，謝事長蘆，訪真歇寶陀巖，及到天童，宛如昔夢，尋爲州府敦請住山，師固辭，後爲衲子肩至法座，由是黽勉而受，居山三十年，傳法之外，百具鼎新，常安千餘衆，而齋厨豐衍，甲於諸刹，衲子得以安然辨道，師嘗爲衆行乞，吳越人篤信其化，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師謂諸檀曰：化汝布施，令破慳心，毋專施於我，後有小寺僧來，却願施之，或見廢寺窘乏，及窮民老弱，輩卽出衣資，施令歡喜，師未嘗儲積，用盡爲度，爾有隰州僧哲魁者，孤硬人也，潛跡坐下，不言鄉所，經十餘載，始知宏智鄉人，宏智聞欣然，訪曰：父母之邦，何太絕物乎，智欲招至方丈，魁謝曰：已事尚未辨，豈暇講鄉禮邪，卽曳杖而去，人莫能挽，徑往寶陁，真歇故居禪宴，月餘日，臨終，召衆說法而逝，闍維舍利無數。雪隱誌其事。

歐陽文忠公，遊嵩山，放意而往，至一古寺，風物蕭然，有老僧閱經自若，公與語不甚，願公問曰：古之高僧，臨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僧曰：定慧力，公曰：今寂寞無有何哉，僧曰：古人念念在定，臨終那得散，今人念念在散，臨終安得定，文忠嘆服之。林間錄。

馮濟川居士，施藏經，願文其略曰：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何故以財贖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按佛所說，財施後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衆之報，當知此二報皆是輪迴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極樂世界，蓮華爲胎，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見其身而作佛事，以今日財法二施之因，如觀音大士具大慈悲，遊戲五道，隨類化形，說諸妙法，永離苦道，令得智慧，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舍經碑。



北峯印法師戒睡曰：佛法欲滅而調養幻身，然此臭身終爲灰土，苟因樹立以致死，不亦大丈夫。又曰：說得過人，不濟得事，須是行得過人。若自己分上，一點用不著，雖記得千經萬論，如阿難亦何足貴。又曰：嘗與見識人論住持與顯寺門法，曰：不出勤奉香火，常住潔白，將衆人爲事，予深喜此說盡理。若無識人，論則汗下趨俗，失本色人體矣。自行錄。

資壽總禪師蘇氏元祐間丞相孫女，年十五，懵不知禪之所謂，唯疑人之處世，生則不知來處，死則不知去相，於是斂念，忽有所省，自不以爲異，意其爲最靈者，靡不如是，亦未嘗以語人。及勉從庭闈之命，歸西徐許壽源，無幾何而深厭世相，齋潔自如，且欲高蹈方外，抗志慕古，遂謁薦嚴圓禪師。圓曰：閨門淑質，何預大丈夫事邪？總曰：佛法分男女等相乎？圓詰之曰：如何是佛？卽心是佛。汝作麼生？總曰：久響老師，猶作者箇語話。圓曰：德山入門，便棒擗。總曰：老師若行此令，不虛受人天供養。圓曰：未在。總以手拍香臺一下。圓曰：有香臺從汝拍，無則如何？總便出。圓呼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與麼？總回首曰：了了見無一物。圓曰：者箇是永嘉底。總曰：借他出氣，又何不可？圓曰：真師子兒，時真歇禪師庵於宜興，師徑造焉，真歇端坐繩牀，總才入門，真歇曰：是凡是聖？總曰：頂門眼何在？曰：覲面相呈事若何？總提起坐具，歇曰：不問者箇。總曰：蹉過了也。歇便喝。總亦喝。總於江浙諸名宿，參扣殆徧，從壽源守官嘉禾，唯未見妙喜爲念。適妙喜俱馮濟川舟御氏城，總聞之往禮敬而已。妙喜謂濟川曰：適來道人，却曾見神見鬼來，但未遇鑪鞴鍛鍊，恰如萬斛舟，在絕潢斷港中，未能轉動爾。馮軒渠曰：談何容易邪？妙喜曰：他若回頭定須別。翌日壽源命喜說法，喜願衆曰：今此間却有箇有見處人，山僧驗人如掌關吏，才見其來，便知

有無稅物，及下坐總遂求道號，喜以無著名之，明年聞徑山法席盛，卽往度夏，一夕宴坐，忽有契悟，頌曰：驀然撞著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喜復之曰：汝旣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斷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總因入室，喜問曰：適來者僧祇對汝，且道老僧何故不肯他？曰：爭惟得妙總，喜舉竹篋云：汝喚者箇作甚麼？總曰：蒼天蒼天，喜便打。總曰：和尚他後錯打人，去在。喜曰：打得著便休，管甚錯不錯？總曰：專爲流通。總一日禮辭旋里，喜曰：汝下山去，有人問此間法道如何？祇對總曰：未到徑山，不妨疑著，喜曰：到後如何？總曰：依舊孟春猶寒，喜曰：恁麼祇對，豈不鈍？置徑山，總掩耳而出，由是一衆歌詠，無著之名大著于世。晦藏旣久，遂服方袍，師年德雖重，持律甚嚴，苦節自礪，有前輩典刑。太守張安國以師道望命出世資壽，未幾求謝事，歸老家墅焉。投機傳。

道曇法師常州人，於禪定中得慈忍三昧，有猿鳥常供花果，乃爲受戒說法而去。至夜施鬼神食時，祝之曰：食吾食，受吾法，同爲法侶，年九十餘，而四方師事，受法者皆新學少年，師凡閱經，炷香九禮，趺坐良久，然後開帙，常訓諸徒曰：夫窺聖教，意在明宗，若不端己虛心，爭到如來境界，誠匪小緣，莫生容易。孫仲益碑。

郭道人世爲鐵工，常參景德忠禪師，忠曰：汝但去其所重，扣己而參，無有不辨。忠一日上堂，舉善惡如浮雲，起滅俱無處，郭於言下忽然心開，自是出語異常，及卒別親故，趺坐說偈曰：六十年打鐵，日夜扇搆不歇，今朝放下鐵鎚，紅爐變成白雪。類說。



伊庵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幼莊重，巖然如成人，十四得度，通內外學，依無庵全禪師，用工甚銳，至晚必垂淚，曰：今日又只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衆，不與人交，一詞毅然自處，人莫能親疎之。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人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濤。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舡。無庵喜以爲類，已乾道間，出應萬年，宿學老師見其威儀，聽其舉揚，皆拱手心醉，內外萬指，井井然如入官府。師所至行道與衆同，其勞尙書尤公表曰：住持者安坐演法，何至躬頭陀行邪？師曰：不然，末法比丘，憎上驕慢，未得謂得，便欲自恣，我以身帥，尙恐不從，況敢自逸乎？近世言禪林標準者，必以師爲稱首也。行狀。

東山淵禪師，業履端潔，聞于叢林，自東山遷至五峯，見火箸與東山所用者無異，遂詰其奴曰：莫是東山方丈物乎？奴曰：然，彼此常住，無利害，故將至之。淵誠之曰：汝輩無知安識，因果有互用之罪，急令送還。怡雲錄。

別峯印禪師住雪竇，日有小師訴頭首之過，峯厲聲怒曰：汝是我小師，包含上下則可，反來說人過惡邪？置之左右，必敗吾事。遂杖逐之，闢者歎曰：何其明也。少雲雜記。

淳禪師，劍州人，出世丹霞，宏智爲侍者，在寮中與僧徵詰公案，宏智不覺大笑，適丹霞過門，至夜參問云：汝早來大笑，何謂？答曰：因詰僧話，渠答太龜生，所以發笑。淳曰：是卽是，汝笑者一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宏智敬拜服膺，後雖在暗室，未嘗敢忽。雪隱記。

成都昭覺祖首座，久參圓悟，因入室問卽心是佛，從此有省，圓悟命分坐，一日爲衆入室問禪者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呼曰：祖首

座，祖復開目，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祖復點頭，竟爾長寢。東林願屯庵記其事。

韓退之曰：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至於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二皆欲壯其儒道，雖排之破之，實激揚吾釋氏之道，何害之有。公論。

舒王問佛慧泉禪師曰：禪家所謂世尊拈華，出自何典？泉云：藏經所不載。王云：頃在翰苑，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三卷，因閱之，經中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華獻佛，捨身爲牀坐，請佛爲群生說法，世尊登坐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摩訶迦葉，泉嘆其博究。梅溪集。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因寡處，屏去紛華，蔬食弊衣，習有爲法，於禪宗未有趨嚮，因徑山大慧遺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浚公留謙以祖道誘其母，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卜度，只舉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以狗子話晝夜參究，坐至中夜，俄有契，連作數偈，呈於大慧，其後云：終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核，一舉一回新語錄。

神光者，磁州人，曠達之士也，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經論之詮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光乃往，彼晨夕參承，大士唯端坐面墻，莫聞師誨，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捨身求偈，古尙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光立于庭中，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慈悲，



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積劫勤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汝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覬真乘乎光聞師誨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軀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光即契悟傳燈。

永明壽禪師先丹陽人父王氏因廢兵寇歸吳越爲先鋒遂居錢塘師生有異才及周父母有諍人諫不從輒於高楊奮身于地二親驚懼抱泣而息諍長爲儒生年三十四往龍冊寺出家受具後苦行自礪唯一食朝供衆僧夜習禪法尋往台之天柱峯九旬習定有尺鷃巢于衣衾賢謁詔國師一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明之資聖至建隆元年忠懿王請居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請居永明道場衆盈二千皆頭陀上行願爲僧者師即奏王與度牒剌染因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西湖一湖水日出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又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僧云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開寶七年謝事歸華頂峯頌曰渴飲半掬水飢食一口松曾中無一事高臥白雲峯偶讀華嚴至若諸菩薩不發大願是菩薩魔事遂撰大乘悲智願文代爲群迷日發一徧在國清修懺至中夜旋繞次見普賢像前供養蓮華忽然在手從是一生散華供養感觀音大士以甘露灌口獲大辯才著宗鏡一百卷寂音曰切嘗深觀之其出入馳騫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參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

深談唯識率拆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鈞深蹟遠剖發幽隱則揮掃偏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放肆所以開曉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禪師既寂叢林多不知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衆曰昔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年臘雖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晚矣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要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絕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謂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已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泛觀則借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黃檗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微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逾遠衆生根劣趣慮褊短道學苟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惰於耕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師嘗願曰普願十方學士一切後賢道富身貧情踈智密闡揚佛祖心宗開鑿人天眼目實錄等。

人天寶鑑下終



古之人以修心為要，心之正行毋越。思言斯鳴，道使夫後進其可師模，有何禪教律儒釋道之異也。蓋至公則天下共之，四明禪者秀公篤志于此，履歷叢林，玄機綜覽，隨所聞見，集成此書。闢人天眼目，因以寶鑑名焉。走大圓覺求之刊行，非獨發明先輩幽德潛光，將與同志力追此道。予嘉其說，遂跋其後云。昔紹定庚寅自恣前一日，古岑比丘師贊書于萬壽歸雲堂。

秀書記集古成書曰：人天寶鑑請着語，遂下一轉云：先德情知已厚顏，那堪落井更攀欄。本來一點明如日，胡漢何曾自照看。紹定庚寅中秋，住靈隱。

妙 堪 書



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國譯禪學大成奧付

編者

國譯禪學大成編輯所

代表者 宮裡祖泰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宮下軍平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茂人

不許  
複製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ノ十六  
振替口座東京三四〇九番

二松堂書店











